



又是一年花开时，我站在烟台大学三元湖畔的樱花大道上，看粉白的云絮在枝头攒动。手机突然震动，妈妈发来一张照片：老屋门楣上的铜铃结着蛛网，檐角垂下几簇淡紫色的泡桐花。我望着照片里斑驳的门环，忽然想起十二年前那个樱花纷飞的季节。

那时我在高三，打算报考烟台大学，而妈妈却希望我考到南方去。我告诉妈妈，烟台的风景很美。四月的一个周末，妈妈执意要陪我去烟台大学的校园，看看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我。清晨五点的公交车上空荡荡的，她靠窗而坐。“听说三元湖的樱花像云霞一样美丽。”她说话时，阳光正透过车窗，在她的鬓角镀上金边，那些星星点点的白发忽然变得温柔起来。

抵达校园时正值盛花期，钟楼前的樱花林掩映在晨雾中。妈妈捧着相机在树下团团转，忽然指着一棵垂樱惊呼：“快来看，这棵树在鞠躬呢！”她踮起脚想拍花枝，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被春风掀起一角。我望着她微微发福的背影，突然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走进大学。

在湖边的石凳上歇脚时，妈妈从布包里掏出一个铝制饭盒。打开来，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榆钱窝窝，金黄的玉米面裹着嫩绿，还带着温度。“怕你吃不惯食堂的菜。”她说时，樱花正簌簌地落在饭盒盖上，像撒了一层糖霜。我咬下一口，熟悉的清香在舌尖化开。忽然想起临行前她在老屋门前捋榆钱的模样——晨光里，她踮脚压枝的剪影与眼前飘落的樱花重叠成永恒的画面。

去年春天，妈妈被确诊为肺癌晚期。清明回乡时，她正倚在藤椅上晒太阳，腿上盖着我大学时的旧毛毯。“园子里的榆钱又开了。”她指着窗外，声音轻得像飘落的樱花。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，老榆树的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晃，仿佛在回应某个无声的约定。那天下午，我们坐在榆树下包了最后一个饺子，她教我捏褶的手法依然利落，只是指尖的茧子硌得我生疼。

窗台上的收音机突然响起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，妈妈跟着哼唱时，阳光正穿过榆钱的缝隙，在她的手背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那些晃动的光影里，我仿佛看见十二年前她在厨房蒸窝窝的模样，蒸汽模糊了她的轮廓，却让玉米面的甜香愈发清晰。如今这棵老榆树已被移走，树坑处新栽的樱花正抽出嫩芽，粉色的花苞在风中轻轻摇晃，像极了妈妈当年围裙上沾着的榆钱。

三元湖的樱花开始飘落了，我把一片花瓣夹进笔记本。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樱花纷飞的清晨，妈妈站在校园的樱花树下，张开双臂，仿佛要拥抱整个春天。而我知道，那些飘落的樱花、老榆树的年轮、铝饭盒里的窝窝，都是妈妈送给我的春天，是永不褪色的生命馈赠。

送给你春天

丁香花开

心香一瓣

心灵微品

张燕峰

浪涛韵

□闫星华

我来到海边，发现潮水退去时，沙滩上搁浅的小船，仿佛金家驹教授的油画，伫立在我的面前，让我突然想起了阿海。那块淡蓝色的船板，曾载着十岁的勇敢魂灵，在南海的浪涛中，漂泊成老人与海的传说。

七月末的海上鱼群，跃起的身姿，像一条条银河，吸引着赤脚少年。他解缆的姿势是兴奋雀跃的，淡蓝色的船板，吃水时发出的吱呀声，混进海风的鸣叫声，无人察觉。直到黄昏降临，暮色给海平线镀上金边，在海岸上居住的一位母亲，在身心不安地晾衣服时，手搭凉棚，才发现那抹天蓝色的小船，已在大海的深处，漂成米粒大小。

暗流比夜色更早地裹挟了那个少年。月亮从海面上升起来的时候，涌浪的盐粒落到了他的脸上。我时常想象那个漂浮的夜晚：没有军舰，没有帆船上的灯，只有海光在船边聚散如星辰。少年数着浪涛涌起的次数，把尖叫咽成咸涩的口液，直到黎明的阳光洒在睫毛上，形成鲜明的色彩。

孩子的小船漂泊在大海上，有幸遇到了驾驶大帆船的渔民。救他的渔民说，孩子的怀里紧攥着半瓶矿泉水，瓶身布满齿痕。当探照灯刺破晨雾，那艘淡蓝的小船，正在浪谷里忽隐忽现，像灯光秀里的一道蓝光。而真正托住他的，或许是精神的力量！

如今小船仍在沙滩上曝晒，裂缝里嵌着藤壶的残壳，或许再也没有人驾驶它进入大海。常有孩童围着它打转，渔民们也时而围着小船，宛如鉴赏一件古老的文物。某个退潮的清晨，我看见那个勇敢驾船的孩子，愣愣地站在船旁，似乎在品味着什么。我瞭望平静的大海和天上白悠悠的云朵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！



悠悠石中草

街谈物语

□刘云利

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，草木发芽，春山可望，正是人间好时节。值此新绿，偶有兴致，约几位好友同上春山。漫步山林，寻访春意，被莫名感动的，不是早春盛开的迎春花，不是微微泛绿的山坡草，而是藏匿在角落里极其平凡的一种草。它默默无闻地生长在石缝中、板石间、青石上，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可爱的名字，叫做“石中草”。

石中草生于石间的微小缝隙，草的嫩芽呈淡绿色，用手轻轻触碰随即弯曲，极其柔软，却生机盎然。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周围山坡上土壤疏松，残雪融化，阳光煦暖，辛勤的园丁也已经清扫了陈年落叶，其上的草叶却没有石中草这般生命勃发。难道是山坡草在浪费唾手可得的大自然的馈赠吗？答案不得而知。

如果说石板缝中的小草还不算惊奇的话，那衍生在大石块上的小草，着实让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在经过一块大石头时，一棵刚刚泛绿的小草，凛然而孤寂地生长在石块上，颇有“无意苦争春，一任群芳妒”的傲然。春风徐徐而来，小草摇曳舞蹈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洒脱和淡然。

我们也注意到，无论是石板间的小草，还是大石头上的小草，都不是名贵的品种，可以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。也许名贵的草种也有机会来到石板间，也有机会落在石头上，但离开了园丁的呵护和培育，它没有机会成长为令人惊叹的名草。反而那些普通的小草，却在顽劣的环境中殊死抗争，舒展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的自励之志和自勉之心。

石中的小草，让我想起了在单位院子里发现的更倔强的一株植物。单位院子的路面已经完全硬化，路面上铺着沙子、石子，上面还铺着一层厚厚的沥青。就是在这样的路面上，竟然冒出一株顽强的小草。它冲破了层层石沙的阻挠，顶翻沥青，破硬而出。对于这株小草，凡是路过的人无不为之惊叹，无不慨叹生命的刚毅。《道德经》里讲过“柔弱胜刚强”，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其中蕴含的哲理。

晚上回家，我把石中草的故事讲给女儿听，女儿好奇地问我：“爸爸，石中草这么顽强不屈，它的种子从哪里来的呢？”我也一时语塞，思考片刻后说：“或许是多情的风儿吹来的，或许是殷勤的鸟儿来的，也或许是辛勤的园丁遗落的，源头不明，无从考证，这也许就是一粒种子与生命的缘分吧！”是啊，缘分是说不清道不明的，既是天意，也是人为，既是偶然，也是必然。

最近读到明代陈航的一首诗《赋得石上草》，其中云：“石上草，何啻营，团团翠碧沿岸生。岂是天公爱灵物，护此石上千年春。”在作者眼中，石上草是天公的灵物，是自然的馈赠，是护春的使者，岂能不惹人怜爱？

一株石中草，青翠色新，根深扎石缝，叶薄舞风轻。陈航爱石中草，我和挚友也爱石中草，爱它的平凡朴实，爱它的顽强不屈，爱它的生命张力。

征稿启事

本报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

投稿邮箱:ytrbzkb@126.com



赵惠英/摄



哲理小簿

□刘志坚

响晴之“响”

在感官中，晴朗属于视觉感受，看得见，却摸不着，嗅不得，更听不见。可是在形容晴朗的词汇里，却有“响晴”一词，读来唇齿间有响当当的清脆音韵。

别具一格的“响晴”，最初是在老舍先生的《济南的冬天》里出现的。尽管语文老师用“风和日丽，晴朗无云”来解读这个词的意趣，但我想不明白晴朗为什么会“响”，因为我听不见晴朗的声音。

放学后，赶着老牛到河滩去放。牛在吃草，我在想那个“响”。正想得认真，雨水不期而至。我急忙甩鞭吆牛归家，可甩出的鞭子，在潮湿的空气里，只有闷闷的轻响。

我知道这是阴雨的作用。因为我在晴朗的天气里甩过放牛鞭，轻轻一甩，就可以响彻整个河滩，清晰地传入每一只牛耳。有时，这响声还可以传到数里外的东坡，锄草的祖父虽然耳背，但还是听到了我甩的响鞭。我似乎明白了：“响”是借助晴朗明媚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传导的。

后来，学唱民歌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。“太阳出来啰喂，喜洋洋哦哪哪，挑起扁担哪哪扯，上山岗哦哪哪”的歌词，洋溢着太阳出来晴空万里的喜悦。特别是“啰喂，哪哪，哪哪扯，哪哪扯”这些模仿吆牛声和锣鼓声的欢快的衬词，响当当地朗朗上口。原来，响晴之“响”，还有欢快的意思。

再后来，我逐渐明白了响晴之“响”的其他几重意味。比如把钱花出了“响”，把日子过出了“响”，把人生扑腾出了“响”……凡此种种的“响”，就是好极了、太棒了、成功了的意思。但我还是没有切身感受到晴朗本身的“响”，直到经历了那一段阴郁的人生。

那一天，当我扶着妻走到明丽的阳光里，那光芒像一支支金色的响箭，刺破清晨的宁静，和她枯槁的心瞬间被点亮，被叫醒。光线里的每一粒尘埃，都被赋予了生命，我可以清晰地听到它们相互碰撞、摩擦，发出细微的“簌簌”声，似在为重生而欢呼。

我们举头望向晴空，那晴朗直直地撞下来，打在我们的脸上、身上和心上，带着金属般的质感，让我们已然松散的骨架，不自觉地“叮当”做响。包裹我们的晴朗，如跳跃着的金色音符，围绕着我俩腾挪、蔓延，发出清脆的令人晕眩的共鸣。三年来那些细微的、被不堪淹没的声音，也在这晴朗的背景下被无限放大，变得响亮而清晰，共同构成了此刻的生动旋律。

至此，我才明白，晴朗不单有表情，还有声响。响晴之“响”，是劫后重生的犒赏，是蓬勃的内心才能听到的声响。



坐看云起

□蒋震

以瓣为匙启心门

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：

在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宁静的小山村，村里住着一位年轻的樵夫。他每天天还未亮就扛着斧头，进入山林砍柴。他满心都是对未来的忧虑，每一次挥动斧头，心中都在盘算着今天砍的柴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，能不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那些压力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，让他时刻都感觉到焦虑与不安。

这一日，樵夫如往常一样在山中砍柴，突然天空毫无征兆地暗了下来，紧接着一场倾盆暴雨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。他急忙躲进一个山洞，心情愈发沉重烦闷。

突然，在山洞口那逼仄的石缝里，他发现了一株小小的、不知名的花儿。周围满是锋利的石壁和粗糙的山石，环境恶劣得仿佛随时要将这脆弱的生命碾碎，可这株小花却在这样的困境中，努力地伸展着嫩绿的枝叶，绽放出了几朵娇小却鲜艳的花。那花瓣虽然单薄，却在微风中轻轻颤动，像是在向世界宣告它顽强的生命力。

樵夫望着这朵在艰难环境中依然倔强绽放的小花，内心猛地被一股力量击中。他就那样呆呆地看着，仿佛时间都静止了。

这朵小小的花儿，在这无人问津的山洞口石缝里，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放弃生长，没有因为缺少呵护而自暴自弃，更没有因为无人欣赏而抱怨。它努力地吸收着微薄的养分，向着有光的地方伸展。这不正是在无声地提醒着自己，生活即便充满了艰难险阻，也总有美好的事物值得去追寻吗？

樵夫开始反思自己，这些日子里，为何要一直被烦恼缠着鼻子走，把自己困在那狭小的、满是阴霾的世界里，却忽略了身边那些细微却珍贵的美好。从那一刻起，樵夫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心态，不再让烦恼肆意掌控自己的生活。

当看到这则寓言故事的时候，我也正深陷在人生的泥沼之中。工作的不顺、生活的琐碎，各种烦恼像一团乱麻，紧紧地缠绕着我。

直到那个周末，我带着满心的疲惫回到了父母家。一进家门，熟悉的温暖气息扑面而来。母亲听到声响，立刻从二楼的阳台快步走过来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她兴奋地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孩子，你回来啦！快过来看看我养的花，最近开得可漂亮啦！”

母亲拉着我来到阳台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盆君子兰。它宛如一位优雅的君子，静静地伫立在那里。它的叶片宽厚而富有质感，像是大自然用最上等的翠玉精心雕琢而成。叶片的脉络清晰可见，如同岁月留下的细腻纹理，每一片都整齐地排列着，散发着一种静谧而庄重的美感。

在叶片的中央，一根粗壮而挺拔的花茎高高地耸立着，仿佛是一位骄傲的指挥官。花茎的顶端，簇拥着近二十朵橘红色的花朵。它们像是一群身着华丽舞裙的舞者，准备在这绿色的舞台上翩翩起舞。每一朵花都呈漏斗状，花瓣微微张开，像是在轻轻地诉说着生命的美好。

再将目光投向旁边的长寿花，一盆是柔和如梦境般的粉红色，一盆是鲜艳似夏日骄阳的橘黄色。

粉红色的长寿花，花瓣层层叠叠，相互簇拥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圆润而饱满的花球，就如同天边那一抹被夕阳晕染得恰到好处的云霞，柔美而梦幻。每一朵小花都小巧玲珑，它们像是一群亲密无间的小伙伴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仔细看去，每一片花瓣上都泛着一层淡淡的微光，仿佛是被大自然洒上了一层细碎的金粉，洋溢着青春与活力，让人看了心情也变得格外柔软。

而那盆橘黄色的长寿花，则像是一团燃烧得正旺的火焰，在枝头欢快地跳跃着。它的色彩鲜艳夺目，充满了热情与生机。每一片花瓣都饱满而富有光泽，仿佛是被注入了无尽的能量，在诉说着内心的喜悦与对生活的热爱。

看着这些盛开得无比灿烂的花儿，我猛然间深刻地理解了那个樵夫的心境。

曾经的我，就像被烦恼蒙蔽了双眼，在黑暗中不停地徘徊挣扎，却忽略了生活中这些简单而纯粹的美好。而这些花儿，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风吹雨打，它们始终坚定地向着阳光生长，绽放着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光彩。

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，生活中的不如意，或许就像偶尔袭来的暴风雨，会让我们的世界暂时变得黯淡无光，会让我们感到迷茫和无助，但只要我们像这些花儿一样，拥有一颗积极向上、坚强不屈的心，就一定能够在风雨过后，重新拥抱那温暖的阳光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绚烂与美丽。

因为，真正的美好，就藏在我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。



文化周刊悦读 11

